

詩

古

微

詩古微中編之七

邵陽魏源撰

大雅答問上

問文王詩序言受命作周縱不如正義所陳緯候之說而周本紀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書大傳亦有是說者何曰羣言殺亂則衷諸聖請先述經而後以傳折之書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咄咄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

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是言受命而不言
稱王所受又非赤雀丹書之命也但既云一年二年皆從
受命西伯後數之當有改元之事此爲西伯專征之元年
非稱王之元年也然則文王改元則有之稱王則未也諸侯
改元春秋周本紀曰虞芮之君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
商魏皆有伯蓋受命之君則是民所歸往謂之王蓋天下或以王相
推非文王自稱王也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爲周之至德苟二王並立商其聞之乎不聞之乎聞而召
之也往乎不往乎據天下三分之二擁兵不朝不貢改元
僭號爲敵國猶居服事至德之名然則聖人之論聖人也

其誣乎。孟子論堯舜禹授受湯武放伐及益伊尹周公事至詳。萬章公孫丑諸問至辯。豈獨遺文王受命稱王之事。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之虞芮質成六州歸往。蓋卽朝覲訟獄謳歌皆往也。舜禹有堯舜之薦故受之。文王無天子薦諸天。又殷之遺澤未盡。三州之化未治。故天下皆欲戴之爲王。而文終不自王。書大傳曰。虞人與芮人質成。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公卿。二國之君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於虜是知聖人之心矣。宋書禮志。孫權稱帝。自以居非中土。不修郊祀。羣臣奏言。

昔周文武郊于豐鎬。非必中土。見漢書郊祀志。匡衡議權曰。文王未爲天子。德性謙讓。何得郊鄴。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議。不可用。其時羣臣慨然稱善。是漢儒傳會孫權且闕之矣。曰。然則縣詩虞芮質成。文王蹶厥生。其果在羗里之前耶。羗里之後耶。曰。書序出自夫子。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書大傳曰。西伯旣伐耆。紂囚之羗里。閔天散宜生。南宮适謀于太公。獻珍寶于紂。紂曰。非子罪也。遂遣西伯伐崇。韓非子亦言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夫戡黎在虞芮質成之五年。紂至始咎之。咎而尙得囚之。囚而復肯釋。

之是豈稱王以後之事。鄭亦知其不合。遂謂紂聞文王斷
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于羑里。得散宜生
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明年伐崇。始稱王。文王世子
疏考文王伐崇。明年卽崩。是九十有六之年。垂沒始改臣
節。然乎不然乎。史記殷周本紀。又移崇侯羑里事于西伯
未命虞芮未質成以前。明與戡黎書序殷始咎周之年不
合。呂覽言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
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以千里之地。文王稽首
辭。願爲民請炮烙之刑。又曰。紂爲無道。醢梅伯。脯鬼侯。以
禮諸侯于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

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君雖不惠臣敢不忠孰王
而可畔也紂乃赦之文王由賜專征而始伐密黎由伐密
黎獻捷入朝而始見咎于殷安得羗里反在專征之前咎
殷反在羗里之後乎洛西之縣惟呂覽得之文王遷豐時
周地尚未東至洛若非紂賜安得獻
之書序以祖伊奔告係殷咎之後者國策稱文王爲紂三
嫌于以祖伊爲崇侯故倒敘諸上也公拘于羗里之庫百日蓋是時已爲三公兼二伯故崇侯
譖時已云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左傳衛北宮文子
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七年
當作
一年或明在虞芮質成之後若未爲方伯以前安得諸侯
七月皆從之囚乎逸周書曰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

奉勤于商。商王用崇譏。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則是文王伐密。戡黎之後。率諸侯述職于紂。崇侯譏之。囚諸羑里。而六州之侯咸請于紂。逆文王以歸。正符左傳北宮文子之語。文王弗忍者。不忍從諸侯之請稱王也。書大傳文王有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又曰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考詩言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功。在虞芮質成之後。且藉此以免牖里之難。豈非服事之心若天日。稱王之疑若冰泮乎。三分以天下讓。柔順以蒙大難。洵乎文之事君。舜之事父。皆人倫之至矣。性命之盡矣。非聖人不足以知之。

矣。若夫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大傳、史記並同，而逸周書、文傳解有文王受命九年在鄘，召太子發，則或七年之謫，靡關經義，存勿論焉。應劭風俗通亦辨文王無稱王事

問大明文王初載，文王嘉止，傳箋訓爲初有所識，及聞太姒之賢而嘉美之，親迎于渭，著聖賢之配，造舟爲梁，明天子之制，則是文王舞勺之年，當太王之世，身爲嫡孫，考猶世子，不稟祖父，自制禮儀，其可疑者一。疏引大戴文王十五生武王，而史記周本紀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是文王在大王時已十餘歲，可冠取矣。太姒生邑考，武王之年既過少，生康叔，聘季之年又既髦。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弟十人，克賢，何血氣衰于中年而姪封昆弟康叔，聘季皆少，未皆封。

育繁于垂莫其可疑者二于是有據文王受命中身謂文

王初載爲卽位之初年年近五旬始取太姒故逸周書度

邑解在武王克殷之後年甫六十

中更十有一祀則文王生武王時年四十八

而邢晉應韓更幼于成王元女太姬亦嫁于革命則武王

取邑姜年亦四十因推周人先世皆壽長而娶晚故自不

宙十六君而閱夏商千歲傳會雖勤情實彌遠其可疑者

三又有謂小戴武王之年旣誣則文王九十七之年亦不

可信而受命中身當爲受殷王牧伯之命因謂文王免喪

嗣位不過二十有餘故親迎于嘉禮之時考終于七十之

後者然孟子言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適符小戴世子之

記而尙書無逸壽嬭三宗其可疑者四書缺有閒弟子惑焉曰白虎通嫁娶篇用魯詩之說曰人君及宗子父母沒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親皆歿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王者之取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明王者必取大國也則魯詩以初載爲文王受命中身之初年非世子初有知識時且非在王季時明矣假如王季以先年春初卒踰年改元次年正月已免喪苟納幣在王季之時則次年仲春冰泮可取朞而生伯邑考再朞而生武王至文王末年武王年亦四十有八矣又十有一載而克商

武王年五十有九矣其明年作度邑解曰自發之未生至

于今六十年故曰武王末受命

克商後四年而崩是武王年六十有四故無逸數壽

考不及武王而小戴九十三之說謬也

通鑑前編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六十

四而崩

詳白雲詩傳名物鈔

而武王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皆生于

文王中年以後則太姒之齒必甚少于文王然則鄒氏忠

允據續女維莘之言謂太姒爲文王繼妃殆闇符白虎通

魯詩親歿自娶之義矣諸侯不再取繼室立娣特周制非

殷制且如娣姪無子或皆蚤卒豈無變通文王世子時元

妃已卒冢嗣不聞繼取太姒始致則百之祥試考武周所

生之初載續女之訓文定造舟之制皆在即位以後則

魯義如九達之衢毛鄭爲必窮之轍矣曰周在岐山莘在
洽陽皆國渭北而言親迎于渭造舟爲梁者何曰循渭而
行本非渡渭自莘至周當逾洛涇百兩迓送造舟爲梁其
洛涇之濱歟太姒之國東瀕于河而諸侯不越境逆女故
文王不親至莘國但親迎于渭岐周地不至河而關雎以
河洲起興孰謂詠文王太姒之事哉

東周初莘并于號
爲神降于莘之地

問縣詩自土沮漆師古注漢志引齊詩作自杜沮漆言公
劉辟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然扶風杜陽有漆無沮者
何且公劉于豳斯館酌匏君宗行輦有燕射之禮公堂躋
學校之制乃傳九世至古公反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者何

走馬遷岐以後。狄患寢偏。而縣詩惟築宮廟不及城郭者。
何。曰。師古據鄭箋以首章詠公劉遷豳。以誣齊詩正義。又
以誣毛詩。豈知毛傳首章卽述古公辟狄去豳遷岐之事。
而申之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明爲下數章興造張
本。且齊詩作自杜沮漆。說文曰。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
山東入渭。水經注。杜水出杜陽山。南流左會漆渠水。其水
出杜陽縣之漆谿。南流岐水注之。二川並逝。俱爲一水。合
逕岐山西。屈逕周城南。又歷周原下。則其屬岐周。不屬豳
地明矣。惟扶風杜陽有漆無沮。爲之說者有三。胡渭謂扶
風有二漆水。其中必有一沮。沈青崖謂詩不言漆沮而言

沮漆者沮非水名猶彼汾沮洳之沮言周民初遷生計賴有漆水自杜山來遏陂溉田故漢世猶名漆渠高郵王宗伯則又以沮當作徂言古公去豳自杜陽而徂漆詳經義述聞

三者之中沈頗不詞王則破字考周本紀稱公劉在豳其

民自漆沮渡渭取材用

此釋篤公劉詩涉渭爲亂

則齊魯同義明有漆

沮二水不得以沮爲訓詁語詞矣胡義長焉六章採之隕

隕以下皆築城垣之事城之雉堞由堵而起故曰百堵皆

興若僅家室之牆上章已言縮板矣城垣有衛而朝儀始

可立故七章言臯門應門冢土社稷也豈有遷都不及建

城之理乎韓詩傳曰

詩疏公羊疏

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板長八

尺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說詳下篇

問皇矣後四章顯頌文王而毛與三家復各爲一說毛以
阮共旅爲地名而訓徂爲往鄭從三家以阮徂共爲三國
而訓旅爲衆毛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遏之鄭以阮徂
共爲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若斯乖異者何曰此則師承
各異不可強斷將以鄭箋爲非乎則上有四國之經文箋
四國密復有齊詩五國之笏證後漢書伏湛傳文王受命
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
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
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崇國城守
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候時而動也案謀習齊詩此云五
國謂崇密阮徂共也與箋同義惟詢爾仇方以爲謀之羣
臣則不同鄭箋怨耦之訓而同毛傳仇匹之義矣孔疏及
云詢謀于汝仇匹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蓋亦古義

帝王世紀呂氏春秋述文王太公用兵之言

帝王世紀及公覽曰呂氏

春秋亦云文王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民自縛其君而歸文王

且齊魯韓三家同詞必匪

無稽將以毛傳爲非乎則孟子以遏徂莒趙岐亦以莒爲

地名

莒本字旅以借

韓非子亦有文王伐孟克莒舉鄆之語

孟密同字

則亦必有所受矣經師傳異詞者可援周秦古書以正之若古書更在齊魯韓毛以前而先自歧異曷由決其一是乎存其小異會其大同要于經義無闕而已曰三家詩以密阮徂共爲四國箋用其說謂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獲天心密阮徂共之君又助之謀孔疏因謂文王將伐三國徵兵于密密須疑周將畔殷故距之密須之君雖不達天

命是亦民之先覺者也。又引皇甫謐管叔諫文王伐密曰：其君天下明君也，伐之不義。近世陳啟源力贊孔疏之言，謂可與論世。管叔所見，卽他日啟商之本者何？曰：箋失諸前，孔陳更舛諸後，蓋其胸中所有之文王，卽曹操所自比之文王。前已辯羗里咎周之年，受命稱王之失，則此謂三年伐密在戡黎前者，其誣妄更無足議。惟三家詩本義則不可不申。呂覽言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孟子引是詩爲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是文王之伐密猶湯之征葛弔民伐罪，往取其殘也。孔疏以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爲伐密後宅程之事，考逸周書文王率六州之

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崇說。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不忍作程典。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畔國。而朝聘乎紂。後漢西羌傳作文王率西戎征殷之畔國。以事紂。則是所征之密阮徂共。皆殷之畔國。故詩言密人不恭。謂其不恭王命也。國語富辰諫襄王納翟后曰。昔鄆之亡。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韋昭引世本密須姑姓。謂伯姑密須之女。其國文王所滅。獲密須之鼓者。則是阮徂共皆密昏姻之國。恃其強援。同惡相濟。上背天王。下距方伯。故文王赫怒。一舉並滅。而三國畔殷。密實首惡。故周本紀書大傳祇言二年伐密須。知師不再駕。故舉其強大以統之也。

雖異毛訓大義無殊。陳啟源自命述毛。反謂國家興亡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雖聖人受命。不能禁人故主之思。故殷之既亡。叛周者有四國。于破斧詩知之。周之將興。不忘殷者。亦有四國。于皇矣詩知之。

毛詩稽古編附錄

則是文王畔殷。

疏言文王伐二國時畔殷之形將著

四國忠義。吾不知文王以所征者。復是

何等畔國。而陳氏所述者。何毛乎。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不言因其譖已而伐之也。況于伐密須乎。管叔以密爲明君者。不過如酈舒之三儁材。智伯之五美。宋康之圖王自強耳。而云管叔之諫。卽他日啟商之本。則是武周篡殷。管叔忠義。不知置周家三聖于何地。而陳氏所宗者。何

經乎至左氏傳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杜注詩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此用毛傳與三家殊義各存不廢可已

問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孔疏以此爲作程之事然史記不

言宅程下武惟及豐鎬且崇在鄠縣故滅崇而作豐詩既伐于

崇作邑若密在平涼程在咸陽安得從岐西出師從密班于豐

師五百里而東徙咸陽耶且咸陽在渭潁而去岐則已三百餘里不得復謂岐陽程去豐僅三十餘里舍其城郭宮

廟屢更以勞民者何。曰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逸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路史國名紀鮮原在今咸陽。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文王卒於畢郢。郢卽程也。地志右扶風安陵。郢卽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陽縣二十里。周之程邑也。呂覽具備篇武王嘗窮於畢程。周書史記解有畢程氏。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佑曰畢初王季都之其後畢公封焉。是則邑中之都曰程。邑外之地曰畢。程邑有畢原而合稱之曰畢程。猶岐山旁有周原而合稱之爲岐周也。畢程在渭北。與文王所葬之畢在渭南者有別。文王蓋卒於渭北。葬於渭南。兩地均有畢原。畢陌之名。後人往往混之。傳也。二十四年傳曰畢原。鄭邠文之昭畢原。卽鮮原。郡縣志曰也。畢鄭皆宗邑。故武王以封兄弟。畢原卽鮮原。郡縣志曰畢原在咸陽縣北五里。亦名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案畢原與岐山皆在渭北。原當九峻諸山之麓。則亦

岐山支派也。岐山迤邐東出，隨地異名，盡於涇水，故咸陽
畢原去岐山三百里，而得謂居岐之陽。若不以為宅，程則
必以為作豐。豐去岐亦三百里，而詩敘諸伐崇之前，非宅
程而何？且武王自豐遷鎬，鎬距豐亦僅二十五里，何為不
憚勞民，逸周書有文王在鄘召太子發之語，則鎬亦文王
所營。特因考卜有維王之兆，辟不敢居，而武王成之耳。岐
周偏西，迫近昆戎，至文王而六州朝覲訟獄者往焉，勢不
足容民畜衆。縣詩曰：百堵皆興，以大戴禮百步為堵，計之
岐周城祗環萬步，以韓詩五板為堵，計之止
五百丈。春秋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都
城不過百雉，其周一里，可徵其制之狹矣。故欲東擇平原，
興禮樂，宏教化。程豐鎬三地皆所營度，聖人所在，成都成

邑居程者自居程豐者自豐鎬者自鎬猶周公初營東都於王城卽建下都于洛邑相去亦僅三十五里謂非此不足容民畜衆豈必毀其城郭遷其宮室哉匠人營國僅方九里九經九緯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咸在焉豈若後世京師之制雄袤十倍勞民殫財哉大雅築城伊瀝作豐伊匹傳武成溝也匹配也方十里曰成文王受命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無大乎諸侯小乎天子之制案周禮典命鄭注公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是以天子之城方十二里矣其注書大傳又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則大國之城當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是鄭且兩解書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竊疑王城十二里者周制矧逸周書周王宅程三年遭天營國九里者夏殷制也

之大荒作大匡以詔收其方三州之侯咸率孔晁謂程在

岐左右。初王季之都。文王因爲。而遭飢饉。後乃徙豐。時文王初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是程本營於王季之時。故

下武惟頌文武作豐。鎬不及作程之事。

國策魏惠施曰。王季葬於楚山之尾。

樂水。嚙其墓。帝王世紀。王季葬鄠縣之南山。若都岐。周安得近舍扶風。遠葬鄠縣乎。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李婦鼎銘。皇在成周。王徙於楚。左傳。成十三年。迂晉侯於新楚。杜注。秦地也。王季初營城爲下邑。仍以岐周爲本國。故大明詩尙云。于周于京。而文王治岐之政。見於孟子。至是伐密。班師。六州歸化。故遂徙程而廣其原隰。度邑居民爾。曰。毛傳。訓是致。是附。爲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祀。又有是絕。是忽之文。而傳訓忽爲滅者何。曰。春秋君死曰滅。又曰。誅君之子不

立蓋古聖王之征伐也誅其君弔其民而不取其地絕忽

施于崇虎致附施其先世故疏謂崇侯有罪其先世有功

不當絕祀致者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于舊考崇

在鄠縣文王靈臺在焉蓋伐崇而遷其人御覽引六韜曰文王既出姜里

召周公旦作靈臺蓋微姜故左氏宣元晉趙穿帥師侵崇

曰秦急崇必救之則春秋時猶爲秦之與國當在雍地矣

至國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其後爲共王所滅括地

志陰密故城在涇州則此亦文王所滅姞姓密須之後非

韋昭所言姬姓矣或又謂國語密康公從王有三女奔之疑富辰諫言密須由伯姞卽此三女之

一而此密非姞姓國者不知富辰諫王納翟后故歷舉鄆鄆息羅皆以夫人亡國密緡鄆盧皆以嫁女爲他國夫人

亡國豈是辟奔之女乎。何又適符密姑之姓。單舉伯氏一人乎。其上文摯疇之國由太任。杞繒由太妣。齊許申呂由大美。陳由太姬。亦皆周初取后嫁夫人之事。

成王滅奄。遷其君于蒲姑。作將蒲姑。滅唐。以封唐叔。而楚之與國。猶有唐侯。晉悼公滅偃陽。使周內史選族屬。納諸霍人。傳謂之禮。蓋卽是致是附之禮也。故周初列國。自三恪二王後。外餘多肇自上古。如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太皞後。薛及南燕。任姑。皆黃帝後。邾及沈。姒。蓀。黃。皆少昊後。臺。駘。後。唐。鑄。杜。皆堯後。楚。邾。皆顓頊後。檜。祝融後。越。少康後。齊。許。申。呂。伯夷後。秦。徐。伯翳後。舒。蓼。英。六。皐。陶。庭。堅。後。皆傳世千有餘歲。夫豈無辟主。恃有興滅繼絕之典也。孟子于齊滅燕。勸置君而去之。高誘

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孰謂封
建聖人之私非大道之公

問棧樸詩子旣用春秋蕃露以奉璋爲文王郊祭以六師
爲文王伐崇與皇矣詩是類是禡皆是方伯專征代天子
行類祭而又兼取鄭箋以六師非六軍者何曰此非鄭箋
之誼韓詩之誼也白虎通義三軍篇引詩周王于邁六師
及之而申之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
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
也蓋韓詩說而箋本之謂二千五百人爲師未備六軍之
制及答臨碩問又以詩言六師皆謂六軍則箋毛以後之

言不知他篇言六師自是周代天子之制此篇六師自是
殷末方伯之制故韓詩別師于軍以見文王未嘗僭命稱
王牧誓尙言司徒司馬司空以三卿率三軍未備六軍之
制豈文王時已踰侯度僭王制乎古者用兵不尙衆武王
孟津之師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豈文王伐崇乃用六
軍七萬五千人乎韓詩說可正僞泰誓王乃大巡六師之
謬若夫造舟爲梁自是殷時侯國之制而周人始用爲王
禮耳

問豐都辟靡詠于靈臺鎬京辟雍見于文王有聲文王豐
鎬之政獨詳于此一事而周官一書惟言成均誓宗不及

辟廱孟子陳三代學制亦不及之者何大戴禮又謂明堂外水爲辟廱漢儒因以三靈辟廱明堂爲一處夫明堂朝諸侯在東都去豐鎬辟廱甚遠且孟子說靈臺之詩止及臺池鳥獸不及辟廱之禮樂雅頌又止有辟廱無明堂而謂與三靈同處者何曰有文王豐都之制有武王鎬京之制有成王周公營洛之制三者不可合一文王靈臺爲囿沼于臺下而文囿七十里必在郊關之內以齊宣王囿證之且其詩及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則猶用殷時小學在公宮南大學在郊之制辟廱與三靈同在國之南郊明矣孟子答賢者樂此之問故止及于臺池鳥獸而辟廱園之以水水必

有魚鼈卽是靈沼故周頌毛傳釋辟廱爲澤宮蓋作宮于池澤之上漢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是明堂前之沼卽是辟廱也又曰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爲昆侖以拜禮上帝春秋魯君旣視朔遂登觀臺是明堂上之臺卽是靈臺也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又引韓詩說云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在南方七里內立明堂于中五經

之文所藏處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也蓋

以茅葦取其絜清也靈臺正義此文王豐都之辟廱與明堂三

靈同處凡治岐之王政皆于是中行之故曰明堂者王者

行政之堂也武王有天下卜宅鎬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

其時文王之明堂已在國中因就以爲文王廟更建辟廱

于國中爲大學而以殷制西郊之學爲小學祭義所謂祀

乎明堂以教孝文王廟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以教弟武王辟

祀先賢于西學以教德西學文王辟廱周小學也詩曰振鷺于飛于彼

西廡此西廡卽周之西學因二王後來助祭于文王之廟

故習射于西郊文王之辟廱公羊及韓詩說皆言辟廱在國南此云西郊者豐在鎬西

故豐京之南郊。自鎬視之。則爲西郊矣。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臺圖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而韓詩說振鷺亦以文王時學士爲言。故五經殆非無據。異義引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者是也。周書程寤篇。文王召太子發于明堂。則程卽文王明堂所在。距豐三十餘里。故文王都豐而兼宅程。武王則因文王卒于畢。程而立以爲廟也。凡武王治鎬之大政。皆于鎬京辟廱行之。故辟廱成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蓋兩辟廱者。文武治天下之大本也。然則言明堂辟廱與三靈同處者。可以言文王豐邑之制。而不可以言武王鎬京之制。尤不可以言周

禮東都成均之制文王受命之初地狹制儉辟靡外別無

明堂武王雖以明堂別祀文王而其辟靡亦未備四代之

制至周公制禮樂建成均則太學居中東序在東瞽宗在

西上庠在北辟靡之宮在其南諸侯則以類宮居中無南面之學四代之

學備焉而明堂以朝諸侯以宗祀又在其外而尚謂與三

靈同處乎漢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來朝雅樂對三靈宮應劭曰辟靡明堂靈臺也藝文志有河間獻王

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此則漢世述周文之至靈臺詩義

并當以械樸旱麓證之其首章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曰

芄芃械樸言作豐于岐陽之麓陰陽和山藪殖也唐人地志傳會

詩文謂早山在陝西漢中府禹貢梁州之城而其二章曰

傳賡漢志皆無之孔疏亦不徵引未可為據

奉璋曰玉瓚言率髦士行祭于辟廱也其三章曰六師及之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也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韓詩傳謂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則靈囿靈沼與民同樂也是時文王九十有六矣辟廱成而多士濟濟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考文王治岐之政其在文王辟雍之樂乎莊子文王有辟雍之樂若周禮孟子皆據成周學校之制爲言固不可以釋文王之詩也

問下武名篇之義或以偃武爲義或以能繼武功爲義或謂對大武爲名或謂當作文武集傳則謂下義未詳者何子以詩中成王皆謂王誦則此頌武王之詩而曰成王之

乎豈得亦謂謚號諸家援此以爲成其王業之證者何曰
全詩無一言及于武功而頌武王之詩又無首抑武功之
理考詩中繩其祖武之言自以毛鄭訓下爲後訓武爲繼
者合全詩之義蓋全詩所頌主于世德作求中庸曰無憂
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此詩頌武王亦然以王后
爲祖父以成王爲子聖聖相承爲夏殷未有之盛故篇首
卽以繼美祖武名篇成王者生前徽號而沒因以爲謚猶
湯之生前曰武湯武之生前曰雷王故三家詩說以媚茲
一人指成王而應侯指唐叔水經滎水東逕應城南注云
故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引應劭曰韓詩外傳

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對而封故曰應侯御覽封建部亦引此事而曰其後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此韓詩說以成王爲王誦以應侯爲唐叔蓋武王不惟以文王爲之父且以三后爲之祖不惟以成王爲之子而且以邢晉應韓諸賢侯爲之子皆能繩其祖武此真中天未有之盛而將來萬年受祐可必也末章四方來賀不遐有佐毛傳謂遠夷來佐而韓詩外傳述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亦引是詩與毛同義其爲成王世頌武王之詩而撮其貽謀燕翼之祥明矣惟是邢晉應韓皆武之穆

不應獨以唐叔爲應侯。或應侯總美諸子。因唐叔最賢有名。故韓詩以唐叔當之歟。

問生民。元鳥之詩。毛鄭異義。鄭祖三家。論者謂三家近誕。不及毛義之正。而子舍毛者何。曰。正而闕焉。則如勿正。試問稷生所以見棄之由。安在乎。毛則曰。從夫禋祀。求子得子。因故棄之。以顯其靈異。夫試墮地之子。于再三必死之地。則不情。旣明知其靈異。而又謂上帝不甞。不康禋祀。則不倫。誕彌誕寘。皆釋誕爲大。爲顯其靈異之義。則不詞。後人求其說而不得。于是有謂怪其產之易者。則生子必產難。而始獲願。浚卒之太任。不及寤生之姜氏耶。至馬融王

肅申毛謂稷遺腹所生爲衆嫌疑故姬特弃之以顯其神則王基馬昭已辭闕之矣然則鄭所祖三家詩說是乎曰是而未盡也其是者一則爾雅武迹敏拇古訓可徵二則頌言帝立子生商雅言崧嶽降神生申及甫與此言天命相表裏三則離騷飢貽簡狄列子稷生巨跡皆周秦古籍不盡緯書四則公羊說聖人皆感天而生春秋蕃露后稷母姜姬履天之迹而生太史公受之董生非獨魯韓詩說五則周官太師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周魯特立姜姬之廟孟仲子謂閔宮爲榑宮若非誕生有殊何爲特祀皇妣此諸古義固勝毛詩望文爲說矣而謂其未

盡者則以鄭箋見弃之由過同毛傳且薄姬蒼龍據腹高
祖成其貴徵姜嫄禋祀而歸厥夫未遽孀寡何以必其非
人道耶至列女傳姜嫄履巨人迹有妊浸以益大心怪惡
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則于文
敘次不應反在履帝武敏之上且易生如達尙何不康不
甯之有毛裏道殣曾無入井怵惕之仁孰謂母氏之聖善
雅頌之垂訓哉蓋嘗讀閔宮之頌姜嫄實與生民表裏而
其曰彌月不遲是生后稷尤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切徵也
史遷鄭箋謂及替而生則品類所同卽慶其如達亦當曰
易生不當曰先生當謂不難胡謂不遲矣初學記藝文類

聚皆引說文曰羔羊子也。羴五月生羔也。羴六月生羔也。

羴七月生羔也。說文引詩皆三家古義。今本說文作羴然小羊也非唐本然

則先生如羴蓋謂稷姬七月而生故一則曰先生再則曰

不遲正與堯姬十四月皆遲速異常而神之也不圻不副

指胞衣言猶甲坼之坼。醵辜之醵。副通醵見周官月令蓋兒生必裂

胞而出驟失所依故墮地卽啼惟羊之生子連胞而下其

產獨易稷生亦然胞無坼副之形兒無災苦之啼古人未

知後世翦胞之法故見其渾沌包裹形如卵然則以爲小

產未成形而弃之居然生子者古人謂卵爲子。禮內則疏魚卵謂魚

子也說文羊卵孚也从爪从子徐鍇謂孚謂信鳥之孚卵

皆如期不失信鳥卵恆以爪覆其卵故从子也又鴝鵒詩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即取卵毀巢之謂

春秋蕃露曰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

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鵲卵而生契也白虎通曰堯

知命表稷契姓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卵生也周姓姬氏祖

以履大人迹生也論衡曰契母吞鵲卵而生契故殷姓曰

子氏五帝紀索隱同居然驚遽詞驚其胎生如卵是以初弃諸隘

巷再弃諸平林皆不知其中有嬰兒也牛羊腓字之毛傳腓辟也字愛也或

以爲乳字大非迨伐林之人弃諸寒冰乃有大鳥翼覆移時如伏

卵然稷得鳥伏氣乃破胞而出如鳥出殼呱呱嗶嗶其家

始聞而收之故至是始言實覃實訐厥聲載路明前此未

嘗噉也自如達昧先生之期圻副失胞裹之誼生子匪奇

異之驚三端不明義乃回遙割裂橫逆豈頌皇妣之文滅性溺嬰大傷慈母之聖而乃播之聲詩薦之郊廟聖言謂經有若是夫吾故以經注經明稷生所以見弃之繇以申說文所引三家古訓如此

問曰毛傳以姜嫄爲高辛帝妃從祀郊禘鄭則以姜嫄爲高辛後世之妃同二王後得行禘祀二說互歧者何禘祀旣在仲春則七月而生不過秋之仲季而得有寒冰者何曰經文本無禘祀之誼矧魯詩列女傳謂姜嫄禋祀所以求無子其非禘祀甚明況月令仲春率后妃嬪御以弓韞禮高禘特出于呂覽之述周制故鄭彼注謂高辛氏罔鳥

降祥生契。後人以爲祿官嘉祥而立其祀。故曰高祿。是此祀尙因簡狄而立。其起於後世不起上古。又甚明。思文頌稷獨以貽我來牟爲瑞。故古文麥字。從來周家以來。牟爲祥。不以元鳥爲祥。則知稷以孟夏麥至稟妊。及仲冬建子。寒冰之時。甫周七月而生。其非妊于孟夏以前。又甚明。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郇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姬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世本史記同之。而離騷亦云。簡狄在臺。嚳何宜。虬鳥致貽。女何喜。又曰。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冰上。鳥何煥之。書

大傳曰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蓋舜郊譽丹朱譽孫故以爲王父尸。此今文家相承古義。而古文家毛公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皇甫謐並同。見詩正義而鄭注檀弓時亦用帝

繫篇譽有四妃之文。並無稷父諸侯同二王後之說。然以譽爲高辛始帝則非也。上古別無國號。卽以始祖之號爲國號。譽裔世號高辛。猶史言黃帝與炎帝戰。非謂神農而國語言少昊氏衰九黎亂德。非謂金天也。漢書引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而今大戴帝繫篇顓頊產鯀。鯀產文命。蓋淺人刪五世字以求合于五帝德之文。水經注引呂梁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旣稱帝俊。必非諸侯。考春秋緯少

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及易緯黃帝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則帝俊必高辛後世之帝。爲摯堯契稷之父。故得蒙帝嚳之號。啟武敏之祥。帝位不改。國號從祖。何必如鄭說同二王後。得行禘祀。與毛詩大戴楚詞一切冰炭哉。曰。然則張融謂果如史記毛傳。堯摯契稷同產。則堯有賢弟。曷爲七十載不用。俟舜舉之。且周魯胡特立姜嫄廟。而生民闕宮。皆頌母不及父者。何。曰。詩言以弗無子。則是得子最晚。故稷契年最少。而摯堯以長先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然周本紀稷好稼穡。民皆漚則堯聞舉。弃爲農師。列女傳堯使居稷官。更國

郅地遂封弃于郅

毛傳及闕宮鄭箋並同

則堯用稷久矣尙書舜命

禹益垂伯夷皆有咨有讓而稷契皋陶無之鄭謂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舜本紀亦謂禹皋陶契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于是舜咨十有二牧焉益及堯九旬禪位時稷亦已七十餘歲矣特因禹平水土之後始收艱食鮮食之功至八元八愷並無禹稷契益之名而左氏以皋陶與庭堅並稱安知非分屬二國之祖則知元愷不過五臣之僚屬朱虎熊羆之等輩故謂高辛氏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如必據此十六族爲五臣世濟其美證稷禹非堯弟則禹鯀父子而一

則世濟其美一則世濟其凶又以何者爲世及豈信經不
如信傳耶至周魯姜嫄廟者閼宮毛傳以爲先妣之廟又
引孟仲子說以爲祿宮則是商代祿宮祈子之制當祀簡
狄周因其制而改祀姜嫄歟周禮鄭注謂周立廟自后稷
始譽無專廟姜嫄無所祀是以特立閼宮祀之蓋周人旣
以后稷爲太祖廟又以配孟春南郊之祀故帝譽遠祖不
更立廟祇配冬至圓丘之禘而平日則藏其主以爲稷親
而譽尊也若如鄭箋以姜嫄爲高辛後世之妃同二王後
得行祿祀是世爲諸侯何以有邨家室別爲創國之始且
鄭志謂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如蒲盧煦桑蟲成爲己

子則亦未嘗以稷非人道所生而國家報祀血食不及知
母不知父戎翟之道則然且不禰其父而禰其天齊姜嫄
于房后擬上帝于丹朱誣聖褻天古無斯倍故知禘嘗者
商周所同祖契祖稷者商周所異禘祀或狄或嫄者亦商
周所大同而小異是以元鳥生民皆止述契稷爲始祖簡
狄姜嫄爲先妣而不必上溯于嚳五經異義云詩齊魯
韓及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者卽維嶽降神天授
非人力之謂以絕末世闇于天位之心故褚先生述之謂
詩言契稷無父而生案諸傳記咸言有父詩言生于卵迹
欲見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

無父乎。至緯書益以感生帝靈威仰之云。始近語怪。吾復原禮制。推禎祥。正世系。以申三家之本義。蓋如此。

問生民詩。近人銳意求通。有據劉向列女。姜嫄簡狄二傳。止言有邰氏女。有娥氏女。而不言其夫。謂皆在母家。不夫而妊者。有謂先生如達。蓋稷形似羊。如庖犧牛首蛇身。怪異致棄者。又有謂高辛氏帝卽摯。而嫫卽摯妃。稷卽摯子。帝摯無道。諸侯叛伐。而立唐侯。稷之生也不先不後。適當此不康不甯大亂之際。而免身。其時六宮迫逐。倉皇蒙塵。故生子。弃之艸莽者。此數說皆望文小通。會旨全闕。未遑深論。又有依傍鄭義。以稷非譽子。而并改殷周禘嘗之義。

謂鄒子五德之運唐木虞土夏水殷金周火繼世者從其所勝如周以火克金秦以水克火是也制祭者從其所生如周人禘嘗嘗木德木生火殷人禘舜魯語禘嘗祭法禘舜舜土德土生金是爲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蓋以德之所生非以允之所系也匪惟說詩之創闢并關議禮之異同願聞其得失曰是說也毋論推之于殷以金繼水夏以水繼土不合推之虞夏皆禘黃帝不合且其于五德遞嬗之敘亦瞢然未覩漢書律歷志曰庖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首德始于木故爲帝太昊庖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爲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土生金故少昊

曰金天氏金生水故顓頊爲水德號高陽氏水生木故帝
嚳爲木德號高辛氏木生火故唐堯氏爲火德火生土故
虞舜氏爲土德土生金故夏后氏爲金德金生水故殷商
氏爲水德水生木故周氏爲木德木生火故漢氏以堯後
繼周復爲火德惟郊子言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共工
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周人去其行序故易不
載猶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故伯而不王以上律又漢書
郊祀志贊曰漢興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
彼以爲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德而
克之劉向以爲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王木德其後以母

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閒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矣。是則夏金殷水周木。其繼世皆非相勝。其于禘饗又皆非所生也。後人徒見夏后元圭之錫。殷周白赤之尚。妄臆爲夏水殷金周火。不知三代所尚。隨三正而改。不隨五德而異。何者。周人以夜半爲朔。正建子。物之根株色尚赤。殷人以雞鳴爲朔。正建丑。物之芽色尚白。夏后氏以平旦爲朔。正建寅。物之成色尚元。雖自唐虞上溯義農。皆不出元白赤三者爲循環。如高陽赤繒。高辛黑繒。唐堯白繒。從

無尙黃尙青之世。以五德由後世論定。故共工嬴秦得黜。諸五行之外。非若三正三尙之當代所自定。非後王可升降也。色惟三而德有五。其義不可相配。故德有順生而無逆克。安得近舍所繼相生之代。而遠禘古皇以爲五德所自出之帝哉。漢用夏時。法當尙_圜。自鄒衍之流。混五德于三統。于是秦黑漢赤。莽黃。皆謂以水火土爲配。遂并誣三代所尙指爲五德之據。以紊五行之序。後人復以禘所自出之帝傳會之。而大義微言于是熄矣。予于尙書月正元日下。已發明董生三統五德之義。而于生民禘嘗復正之以起詩禮之墜焉。

問生民後三章毛以爲稷之郊祀堯所命

箋謂二王後之禮

然前

二章無祀天之義故後儒有以誕降嘉種下爲后稷侯國之祀末章爲祀稷配天者有以此三章皆屬後世之祀稷前則祀之爲稷神後則郊以配天者皆與毛鄭異誼其得失若何曰經文疑似必舉全經之例以定之大例既合又審數章文義以明之服虔用韓詩以大雅鳧鷖以前皆頌文武詩而靈臺以上爲文以下爲武則生民詩蓋述武王有天下而推本于稷故爲武王之詩不得如毛鄭專頌稷自郊祀不及武王一不合矣若以生民與思文皆郊稷之王歌故專頌稷事則當列於告神之頌安得大雅中有郊

祀樂章又不合矣。詳大雅末章發微表記作后稷兆祀不得謂與

前章肇祀相應。箋云肇郊之神位蓋用韓義破肇爲鄭彼兆也但當爲未章之箋不當在前

注用韓義云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

乃至子今明爲武周郊稷非如傳箋稷自郊祀三不合矣

前章誕降既蒙有邰之文此詩蓋因祈穀祀稷之明日繹

祭而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播種之祥爲有天下之本以告

嗣王惟其非郊祀正歌故不列於頌以歸肇祀謂后稷以

播種之故始得創立大小祀典爲有國之始也次章誕我

祀如何以下則言後嗣邠岐子孫皆於新穀既升烝祭宗

廟旁及五祀又祈來歲之穡事於天祖是以香升而上帝

欽惟后稷有配帝之功。故子孫今日得舉郊祀。故曰庶無
罪悔以汙於今。以見今日之有天下。莫非后稷粒我烝民
之功德也。表記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詞恭其欲儉。其福
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汙於今。其云后稷
之祀者。猶左傳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卽謂周人祀后稷
之禮恭儉易舉。若謂美后稷之德。豈有不舉其粒食大功
而專頌其修祀之恭儉者乎。不有表記之文。孰證韓詩之
例。

問旣醉箋謂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
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子旣謂優于毛序太平之說。而又

主韓詩以既醉鳧鷖皆文武詩而不屬之成王者何曰雅
頌皆作成王之世而匡衡曰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考下武毛
序亦以爲武王之詩而詩再曰成王之孚

成王者生存之稱詳正大雅發

微及周頌答問

其云孝思嗣服則錫類之不匱也來茲繩武則祚

允之永錫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則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也知下武之義則知此詩之義矣國語叔向並舉此詩與
昊天有成命爲皆頌成王之德而申之曰類者不忝前哲
壹者廣育民人萬年者令聞不忘祚允者子孫蕃育夫昊
天有成命頌成王而序以爲二后配享之詩知昊天之意

則知此詩之義矣。故曰言孝必及神。國景命福祿必曰神之介爾。而所謂福者。又無過于世有賢嗣。世有賢佐。世有內助三者而已。何則。所謂神者祖考也。成王之祖考皆聖人也。非私其子孫者也。聖人之心。豈徒欲其不肖子孫肆然民上哉。故曰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先后丕降與女罪戾。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瘕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殷先王及後王後民。先王湯也。後王聖賢之君。六七作也。後民卽所謂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者也。其命旣終。其神明精爽雖藏。而其疢瘕斯民之心猶在。皆知以斯民之苦哀籲于天。欲其後嗣之亡。

且孰也。何則。商周之高后先王皆聖人也。非私其子孫者也。其神之福祿必擇賢嗣賢佐賢助而介之者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夫誦其公尸之嘏。告而知其祖考之神聖。非頌文武之詩而何。

問曰。子以鳧鷖爲繹公尸。傳言公尸。天子以卿。箋言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宋儒則以周公追王止于三世。則廟中莫尊于先公之尸。故但言公尸者。何曰。詩首章曰。鳧鷖在涇。其下沙渚深疊。皆承涇言之。涇者豳地之川。不經豐鎬。則詩明指先公所國。其頌先公之詩明矣。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

不以公爲尸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辟嫌

詩正義引然

則周禮王尸之制方且辟公使卿豈反以公名其尸哉方其爲尸則不臣故雖卿爲之而不名卿尸又安得冠公爵于尸上哉曰箋以在涇喻宗廟之尸在沙喻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天地之尸在潏喻山川社稷之尸在豐喻七祀之尸固爲臆鑿然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祀勝國社稷則爲之尸曾子問有五祀之尸絲衣序有靈星之尸又詩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白虎通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則神祇之祀固非無尸者何曰公羊說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入者無主

不止祀天地社稷山川五祀必有配享之人鬼焉尸者配
享之尸也同姓配享同姓尸之異姓配享異姓尸之非天
帝神祇之尸也然配享之鬼亦有主有尸尸位木主之左
主在尸右皆南面故廟中有事尸于堂事主于室之禮尸
之于主猶尊者之有侑食焉非卽以尸爲主也

問公劉遷豳毛傳以爲本居于邠遭夏亂迫逐辟中國之
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呂氏讀詩記謂國語史
記不畱已竄西戎至公劉而復興拓大境土遷都于豳果
爲自邠避出乎抑在戎復興乎史記周本紀傳會太子晉
十五王衛彪侯十五世之語

此謂賢君十五耳

謂不畱后稷子公

劉不窋孫

中惟鞠陶一世

以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二百年之

久而鄭譜以公劉當太康時則不窋已當太康

韋昭注

不應

祖孫共世昔人雖皆規其失究罔折衷者何曰此後人誤

讀國語史記非國語史記誤之也后稷官名非人名也國

語言昔我先王世后稷

俗本無世字宋本有之

以服事虞夏言世爲

后稷之官卽皆蒙后稷之稱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邵芮岐畢吾西土也若指稷棄一人則封邵自唐何

得云自夏乎故知周本紀所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

際皆有令德云者蓋統稱虞夏以來不窋以上諸君皆居

稷官世有令德非指稷棄一世也其云后稷卒子不窋立

不畱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畱以棄其官而奔戎

狄之間者正以后稷之官至不畱始失故書后稷卒于不

畱之上蓋指其父非指其始祖言也水經注呂梁碑及路

史並云帝俊生稷

帝俊當即帝嚳

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爲

田祖又山海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爲牛

耕是始爲國

郭璞曰得封爲國

則不畱非稷棄子甚明稷當唐虞

世台璽當夏禹世叔均當啟世不畱當太康世其間仲康

帝相兩王值羿浞之亂至少康中興自應復稷官而史于

不畱後公劉前獨數鞠陶一世則鞠陶或自郃反位之君

及公劉初年始復失官于郃歟此其可攷者一至公劉非

不啻孫則據史記婁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善

累德十餘世公劉辟桀居豳夫言十餘世則非稷曾孫并

非卽不啻之孫明矣夏祚四百餘年三十言辟桀則當夏

末非太康之亂匈奴傳亦言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

于西戎邑于豳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亡走岐下作周

夫言公劉失其稷官則自邵出豳白虎通曰后稷封于邵

公劉去邵之邠京師篇非自我入豳明矣言公劉至太王止

三百餘歲則明爲自湯末數至武丁初故後漢西羌傳亦

曰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則

公劉居豳當在其時是辟夏亂而遷近西戎非由戎狄而

遷近中國其可攷者二然則周語惟數十五王者不啻爲
失官居郃之君鞠陶爲自郃反位之君公劉爲自郃遷豳
之君周初無此三君則國且中絕故特紀之而台璽叔均
諸世皆不及焉自公劉以後則豳爲王業所基不容更略
故公劉至亶父三百餘年中厯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公非
高圉亞圉祖類八世豈由稷至劉中閱虞夏惟厯二世乎
禹至桀實十三世本十七世除兄弟相及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
當之湯至紂實十五世本二十九世除兄弟相及公劉至文王十二世
足以當之故知周語所舉詳幽略郃而史記千餘歲僅十
四世之誣昭然明矣其可攷者三蓋國語不啻失官而自

竄于戎翟之間失官非失國也言失王官而歸就國于郃
非遷國也郃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南夏時戎翟偏處涇
洛之南不啻自京師而歸處于郃偏鄰戎藪至夏末公劉
乃自郃而遷豳後人誤以戎翟爲非郃地試思豳在郃北
百餘里若如括地志謂不啻城在今慶陽府距郃西北四
五百里則是不啻已深入戎翟公劉何復由郃遷豳耶
問豳在郃北更偏戎翟奈何棄郃而遷豳且豳州距武功
之郃僅百餘里朝發夕至乃裹糧陳兵張皇舉動者何其
軍三單毛鄭異義究無定解者何曰夏商之際戎翟入居
涇洛邠郃及岐皆與戎翟錯處但土曠人希爲中國甌脫

不爭之地。非封建之國。故可由人之擴境。亦未必棄郃。不
有。故涉渭爲亂。卽仍有渭南郃地之證。史記亦謂公劉在
戎狄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
用。行者有資。居者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附
焉。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則是從漆沮渡渭以致南山之材。
已通郃岐爲一境。其後殷道中衰。古公始辟戎翟。復返于
岐。岐在郃西數十里。苟郃地久失。古公安得復居于岐乎。
毛傳言公劉遂平西戎而遷其民。其軍三單。明爲平戎遷
國之事。又言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則湯初攘戎。氏羌賓
服。列國咸拓境宇。徧于隴西之事。故卒章止旅乃密。芮鞠

詩古微

三

之即韓詩作汭阨之即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汭鄭謂汭

在豳地引韓詩證之地理志亦謂汭水出西北東入涇詩

汭阨雖州川也此魯詩同韓也汭汭同字則公劉初遷僅夾皇過二澗

至是歸附日廣乃逾涇而西居于汭濱近秦隴矣此平戎

擴土之明證若非陳兵裹糧安能攘逐戎寇爲十八國之

盟主乎至其軍三單鄭箋謂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

胡氏承珙駁之曰此以單爲盡乃王肅謂婦女居內老弱

後世掃境出兵之法古無是也正義駁之曰首章去創次章已言至幽不宜此

次之強壯在外爲在道禦寇之備文方說在道禦寇之事皆不得經意而毛傳三單相襲之誼亦未有

能發明之者王氏夫之曰單者董仲舒所謂口軍也相襲

相代也。百畝八口之家，率可任者三人，三丁而用其一，單卽一也。其上役充伍，則又更番休罷以相代，蓋草創權制，上下同患，故民勞而不怨。然此惟以度隰原之賦，而夕陽之山瘠者，則但徹田爲糧，而不賦其軍。及芮鞠旣卽，止旅乃密之後，則隰原賦亦應漸減矣。毛義精確，足徵古制。自孔疏來，未有能發明之者。

問卷阿之詩，言豈弟君子者六，言君子者二，鄭箋皆以指臣下。又分君子與吉士爲二，集傳以君子卽成王，吉士卽賢者。陳氏啟源謂君子若屬成王，則二三四章全無勸戒，徒爲頌禱之詞者何？曰：旱麓詩言豈弟君子者五，皆文王

也。洞酌言豈弟君子者二，皆成王也。此與洞酌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不應頓殊義例。韓詩外傳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爲也。蓋人君任賢則逸，可冀恭己南面無爲之治。此全詩之綱領，卽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之誼。國語周之興，鸞鷟鳴于岐山，韋昭證以是詩。呂覽高誘注：周室鳳皇至于山澤，亦引詩爲證。則卷阿當在岐陽，而琴操載成王作神鳳之操，則所謂來游來歌者也。首章爲成王之矢音，末章爲召公之矢詩，君臣相應，何得如箋謂豈弟君子來就王游而歌，試思臣下陳詩有此自詡乎？吉甫作誦，孟子作詩，家父作誦，奚斯作頌，皆見意篇末，烏有發端卽自

稱君子矢音者乎。三章皆言俾爾彌爾性。其陳天意以戒成王至諄且切。何謂頌禱之諛詞。豈天保定爾之詩亦皆諛詞乎。馮翼孝德皆詠得人。箋以有孝爲成王有德爲羣臣。而上文馮翼爲尸之馮。几佐食。下文引翼爲祝之贊道。扶翼以禮鑒詩。以文害詞。不足深詰。至爾雅明言頤頤。邛邛爲君之德。則豈弟君子。明卽令聞令望之王。若轉指臣下。則四方不綱于君。而綱于臣乎。鳳皇翮羽以興吉士。而君子天子則皆謂王。猶出車六月篇王與天子錯稱。言不負王之任使。卽所以媚茲一人。鄭乃以衆鳥慕鳳皇而來。猶多士慕賢者而往。則經何但言鳳皇不言羣鳥乎。陳氏

又謂集傳本于紀年不足取信朱子安能預見明人偽造之紀年豈國語驚鷺之祥呂覽琴操之說亦皆傳會不足信乎召公因鳴鳳之祥而陳詩猶周公因嘉禾之祥而陳書天庥滋至不以慶而以惕故詩言俾爾彌爾性者三人君以冲幼豐豫符瑞嘉祥日至其性將驕溢而不可制小人口親君子日遠漢武帝唐明皇宋真宗東封西祀與聲色邊功並進其祥歟乃所以爲祇也欲其德性始終堅固必尊賢而納諫故與其慶巢閣之鳳不若求人中之鳳聽其言如朝陽之鳴引其類如萋萋之集衆賢並進養成君德何患國家之不敕璽天保之不孔固哉珍禽非祥賢才

吉士爲祥。斯真祥矣。謂詩義主于任賢則可。謂專諉臣下則不可。夫君不任賢。臣何能爲力。是豈責難之義。納牖之體乎。

詩古微中編之七